

## 元宵

文惠

1964年,我6岁,弟弟不到1岁,3个哥哥都在上小学,父亲在工厂当电工,母亲没有工作,靠帮人做些缝纫活挣点零用钱,一家7口人主要靠父亲不到40元的工资生活。虽然如此,但我们的生活在俭朴父亲和勤快母亲的编织下,还是过得比邻里“殷实”。

那年春节我第一次跟着哥哥学会了放“小鞭”(爆竹),那时候是一个一个放,哥哥们舍不得把一百响的小鞭成挂放了。从三十到初五,我们每天兜里装一把小鞭在外面疯玩,再后便盼十五,盼着吃元宵、玩灯笼,再把剩余的小鞭放了。

十五那天早上,下夜班的父亲披一身白雪带着寒气进了家,进屋便忙着生炉子,屋里很快暖和了起来。父亲边催还在被窝里的我们起来,边和母亲商量早饭吃什么。父亲说:“不吃元宵了吧?”“买几个吧,别人家吃了,我们不吃不好。”母亲答。“可我没有钱了。”母亲从兜里和抽屉中找齐了两元钱给父亲。听到要买元宵我跳下炕要跑去。

正月的6点多钟天还未全亮,下雪的早晨更显清冷。父亲不苟言笑,拿了个小黄盆,一声不响牵着我踏新雪去离家不远的“三和顺”小饭馆买元宵,今天我还能体会到他手上那暖暖的温热。那年父亲38岁,可现在想来,清楚地记得那时他比如今45岁的我要老得多,而那一幕我和他在雪地上行走的场景,也是一样的清晰:父亲穿一件黑色的工作服棉衣,头戴结婚时母亲给他买的皮帽子,脚下一双黑棉胶鞋,加上黑色的裤子,一身黑在雪中更显突出。

路上,我暗想,那么小的盆能买几个元宵啊!果真,虽然1斤元宵不到1元钱,但父亲只买了半斤20个小元宵,小黄盆都没装满。我算了一下,全家人每人3个,立刻就没了情绪。可父亲兴致很高,进屋就和母亲忙着烧水煮元宵。

元宵熟了,母亲逗我:“你吃几个呀?”心想就那几个元宵,还问吃几个,我闷着没有答。母亲看出了我的不快,又逗说:“你小就少吃几个吧。”拿上桌时,我和3个哥哥一样每人5个(弟弟还没断奶)。看着碗中的元宵,哥哥们都没有动筷子。母亲忙说:“我和你爸都不想吃东西。”我没有从母亲慈爱的笑容中读出什么,哥哥们却没相信母亲的话。大哥从碗中夹元宵给父亲、母亲,可他们又都给夹了回去。他们每人盛了碗元宵汤,吃着窝头,看着我们吃。

我最先将元宵送到嘴里,但马上又被烫得吐了出来,母亲忙把我碗中的元宵夹成两半,急急地帮我吹凉。5个元宵很快吃完了。看着我们没吃够的表情,母亲说:“等你爸开支了再买,吃个够。”父亲开支了,但母亲的许诺没有兑现。但从那以后,每年母亲都自己做元宵,做出的元宵可以吃几天,以至后来我一见元宵就没食欲。

多年后有一次一家人团聚,大家闲谈往事,我讲起元宵的事,自责自己的不懂事。不想两位老人对此也都有记忆,父亲有些歉疚地说:“那年家里很困难,年前你大哥住院,过完春节家里就剩你妈给我的那两元钱了,我掂量再三才买了半斤,后来你妈埋怨我,不该买半斤,让驴子吃得 not 痛快。”

不知是因为对元宵特殊的记忆,还是因为母亲特别爱吃元宵,自打我工作有收入后,每到大年都要选购几种元宵给老人送去,看着他们从心底里漾出的笑意,我的心是甜的。

后来上天不让我再体会这种感觉了。那一年元旦后,母亲离我们而去,春节过后,本来很健康的父亲也突然随母亲去了。之后的大年十五正是父亲的“一七”奠日,晚饭时见到妻子煮好的元宵,我泣不成声。打那以后我见不得元宵。

## 空谷回声

程应峰

小时候,同父亲上山干杂活,累了停下手中活计的时候,常常会扯着嗓门对着山谷喊几嗓子,接下来,就听到山鸣谷应,传来了一浪一浪的回声。喊什么,听到的就是什么。

有一次,我问父亲,为什么会有回声?回声是怎么一回事?父亲笑笑说,孩子,听我给你讲一则寓言吧。从前,一头驴和一匹马,驮着货物赶路。驴累了,对马说:“我吃不消了,你多少帮我驮点儿吧!”马不愿帮驴的忙,不多一会,驴就倒地死了。随后,主人把驴的货物移到了马身上,并在上面放了一张刚刚剥下来的驴皮……

我有些迷惑,对父亲说,这跟回声有关系吗?父亲说,当然有关系啊,不是说一报还一报吗?回声其实就是一种反响,一种应答,一种回报。如果马在驴子请求时帮助了它,驴子便不会累死,马自身也不至于要驮那么多货物,甚至还要加上一张驴皮。这跟你对着山谷喊什么,就会听到什么,是同样一个道理。

父亲接着说,其实人也一样,一个人幸福与否,并不取决于拥有什么,而取决于怎样和这个世界相处。父亲说,付出和得到常常是相互的。他又讲了另一个故事。

一个人在沙漠行走,饥渴难耐。途中遇到沙尘暴,让他无法辨别方向。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,猛然发现眼前有一幢废弃的小屋。

他拖着疲惫的身子走进屋内。这间屋子除了一些干枯的木材,屋角还有一座抽水机。他兴奋地上前汲水,却怎么也抽不出半滴来。他四顾一瞧,见抽水机旁有一个用软木塞堵住瓶口的瓶子,瓶上贴了一张泛黄的纸条,纸条上写着:你必须用水灌入抽水机才能引水!不要忘了,在你离开前,请再将水瓶装满!他拔开瓶塞,发现瓶子里果然装满了水。拿着瓶子,他犹豫了一下,最后还是将瓶子里的水倒入了抽水机内。然后他试着汲水,水真的泉水般涌了出来!

他喝足水后,将瓶子装满水,用软木塞封好,然后在原来那张纸条后面加上了一句话:有付出才有回报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人生阅历的丰富,我逐渐明白父亲在故事中所所述的道理。人生在世,人与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当一个人懂得付出时,也就意味着得到。就像“空谷回声”,乐于帮助别人时,也就帮助了自己。



《静物 丁香》古拉·博格丹诺夫—贝尔斯基 玛咖供图

看着白花花鱼一网又一网地被承包人拖上渔船时,待在岸边等待散湖的人顿时没了耐心,不知是谁喊了声“散湖啦”,人们便抄起工具冲进湖中,虽然鱼还没有完全打完,承包人还想再拉几网,但一声“散湖”已引得千军齐发,想拦也拦不住。

一时间本还清澈的湖水瞬间变混,湖中大小鱼儿到处乱窜,人们四处追赶,手中各色各样的渔具也在湖中翻动。小孩只能在湖边摸些小鱼,有时也能捉到被大人追着跑到岸边的大鱼,不大一会儿许多人的箩筐里都装满了鱼,我和妹妹收获也不少。

回到岸上被风一吹才发觉比待在水里更冷,有一次冷得我眼泪直往下掉,连捕好的鱼都不拿了,哭着跑回了家。这以后成了别人的笑话。

望着满地的鱼,全家人都忙着整理,大的鱼挑好放在一堆,准备拿去卖掉,用来买过年用的必需品。因为有鱼换东西,贫困家庭的我和妹妹弟弟也有了过年的新衣服和好吃的糕点。

刺手的黄腊鱼则被母亲杀好洗干净后下面条吃,油面黄腊鱼则是我们家乡的一道名吃,一般用来招待重要的客人,味道鲜美无比。

现在承包人不再把水放干,而是将湖水关住,只在湖中打鱼。前些天妈妈告诉我沐湖出鱼了,问我要不要买些鱼过年吃,我便让母亲替我买一些腌制好。

过去那种轰轰烈烈的捕鱼场景,只能在记忆中回味了。



### 京華春熙

作者黄钺 [清]

(1750—1841),字左田,又名左君,号壹斋、左底子,乾隆五十五年进士。善画山水花鸟,尤长画梅。他的画笔墨苍厚,曾作的《花卉图》《端阳佳景图》《高冈长松图》等,无论青绿山水和水墨山水都很有特色。撰有画学专著《二十四画品》一书。此图为《京華春熙》[册]中的一幅,描绘的是清代北京附近民间新春年节的风俗活动。

图文/络因

# 冬捕散湖鱼

桂孝树

我家在庐山脚下城门湖边的沐湖,那绿水清澈、碧波荡漾的湖水给了我无穷的梦幻,给我童年的天空画上了一道美丽的色彩,我是喝着湖水在年复一年的大雁鸣叫声里长大的。

沐湖其实是人工围成的湖,因与长江相连,湖面看起来很阔。风平浪静的日子里,湖水就像瓦蓝的天空,炎热的夏夜将小船划到湖中乘凉,躺在船上看着明月高挂的天空和清清的湖水,天上星星和月亮都跑到湖里面去了,好像是置身天上人间。

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莫过于挑虾竿,这虾竿做起来简单,用两根竹子弯成的弓,十字交叉撑起一张网片,四支脚系上蚊帐布剪成的四方网,便就成了捕虾的竿子。以前放学后我和妹妹两人很早吃完晚饭,就挑着十

## 杭州印象·绿都

赵国培

柔风细雨中  
浓妆淡抹  
尽显魅力自在

大团的酡绿  
将潮涌的八方游客  
醺染得春潮满怀

枝枝叶叶春情勃发  
把头上满天碧蓝  
严实遮盖  
更将大把大把阳光  
裁剪成  
一条条金色飘带

飘带舞动下的路径  
被香甜的负氧离子  
陶醉成  
一汪汪绿海

——绿都  
多少颗心的至爱

☆ ☆ ☆ ☆ ☆ ☆ ☆ ☆

张涌

“沧浪之水清兮,可以濯吾纓。沧浪之水浊兮,可以濯吾足。”不知今天的濯水沧浪桥——那座世界第一风雨廊桥是否与2000多年前的《沧浪歌》有关。然而每一吟诵楚辞《渔父》,我就想起濯水廊桥,想起大美黔江,一丝怅然,几多欣然。

7年前的深秋,我和一帮画友流连濯水古镇,陶醉在蒲花如雪、廊桥凌波、鸥鹭翔集的胜景中,看林峦一抹、朝雾迷茫、长桥隐约,待我们挥手自兹去,一步几回首。没想到我们离开三天后,传来廊桥发生火灾的消息,这座美轮美奂的廊桥毁于一旦。我以为,濯水的风雨廊桥只能留驻心中了。更没想到的是,今天的风雨廊桥已然恢复,从303米变身为658米,依然为纯实木打造,依然是土家族传统工艺,重生之后,更加风姿绰约。

## 濯水 濯心

漫步风雨廊桥,听着唐钟长韵,看彩虹伏波、秋水长天;在蒲花摇曳中,轻吟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”;倚亭临风,浅唱“杨柳岸,晓风残月”;或击,击水中流,高歌“大江东去”……

最有意思的是在廊桥上“濯河怀远”,看水浊水清,回望历史深处与渔父对话的诗人。“屈原既放,游于江潭,行吟泽畔,颜色憔悴,形容枯槁。”这个时候,清高自许的诗人虽不复有“峨冠博带”的飘然潇洒,然而心志更坚,去意已决。

沧浪之上,渝东南文化的密码、苗家土家文化的密码深藏在沧浪桥上,令人百读不厌。隐藏文化密码的,不止于廊桥,还有廊桥连接的濯水古镇、濯水老街的院落;还有

雄奇苍莽、深秀内蕴的黔江大地上。1000多年来,濯水老街会聚湖南、湖北、广东、广西的商人,到明清时期,逐渐形成樊家、汪家、余家等五大家族、七个大院。巴文化、土家文化、商贾文化、码头文化在大院融合,聚集,繁衍,绽放。

最有文化气息的,应该是樊家的濯河霸讲堂。这是一个古色古香的书院,临街一面是开放式门厅,建筑体现了徽派古民居与土家族民居的结合,是重庆和武陵山区唯一的凉厅街,也是全国唯一的凉厅式义学讲堂。在讲堂聆听来自历史深处的琅琅书声,与那个“有教无类”的孔夫子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。

## 圆月星空

讲理,正月十五才是赏月的“最佳”日子。

话是这么说了,可依我的理解,大概月饼节是因为中秋的关系。传统如何定义在这个日子我不是太清楚,但只要阖家团聚的念想冒出来,既然不能像春节般各回各家,来一种说法总是好的。再一方面是老在一块儿的人聚在一起没啥话可说的时候,可以拿天上的月亮来打岔,高兴不高兴的,都可以开开心心的……

这是我的瞎说理论啦。中秋也好,圆月也罢,之所以成为传统,勾起那么多人胡乱叨叨,实质上是文化积淀的投射,不管你是不是不醉心于这种东西,都会不知不觉地被影响。

就说自己的过往吧。离开故乡之前,印象里基本没认真地望过月亮,虽然嫦娥、吴刚老勾引人了,而且故里长在横断山边陲,彼时贫瘠的家乡也没有冒烟的工厂,空气清新透亮无比,但俺知道那喝桂花酒的事和咱没啥关系,加上特别不热爱月饼,所以没怎么正眼瞧过月亮。

当然了,伸着脖子仰望天空还是经常有的——我喜欢看天上的星星。不仅是银河

清晰成银灰色的带状,还因为周围都是巨大的山岭,凡人无法远眺,只有满天的繁星才能给我无边无际、深邃辽远的感觉。后来识字,在读书若干后,不时会推想,康德老哥大概就是小时候留下的潜意识印记,才会鼓动人去看天上的星星。

再一个读书的后遗症就是月亮伟大起来了。远离自己生长、父母仍旧居住的地界儿后,再临中秋之时,看不见月光的日子还有些遗憾,心里面和娘亲老父同在月下的那种遐思,有些说不出的惆怅。重新注释月球后,再后的时光不仅是中秋,只要是皓月当空——即便不是十五,我都觉得还是明月值得歌颂。

记得有阵子我读了两本吴清源的棋谱,好奇心驱使,接着俺就去窥探了一下吴清源的事儿,其中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。话说吴大师崛起后透出天下无敌的神采,日本棋人好事,有点不信,又或者是不甘心,于是撺掇“昭和棋圣”木谷实来一较高下。据彼时的记者说,木谷实是天上最亮的明星。结果不限时的十局棋从分先下成了让先,再后的对弈,最亮的星因焦虑劳



陋室观复